

风声

空调

你怎能在电子书里夹朵野花?

——杭州晓风书屋“乌托邦书店”观察

李月红

壹

那天,丽兹独自坐在长椅上,她第一次感到与自我之外世界联系的那种强烈冲动:她喝着咖啡,并深深地感到与米兰街道上的亨利中尉和巴克利小姐的命运休戚相关,战争好像就发生在周边的山峦上。

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望。丽兹感到自己不再是超然物外的了。她确信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从骨子里确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和她一样的人。

这是丽兹第一次读到海明威作品《永别了,武器!》。因为阅读,那些器识相近的人们终究不会走散。

或许你和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就是同一类人——她曾经有点儿耍无赖地宣告:“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

开一家书店,期限48小时。在这个黄金周,杭州晓风书屋发出召集令:来吧,开一家乌托邦书店。

做书店,大概是这个商业社

会最具乌托邦气质的事情了。一座城市,如果有N种风景,人们就会用N+1种方式去观察她。有的人透过建筑,有的人透过街道,有的人透过闹市,还有一拨人去走访一家家书店,去体验城市的文化脉络。

“我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随便哪一家书店,我总是充满一种静静的兴奋。”美国作家刘易斯·布兹比在著作《书店的灯光》中第一章第一句就这样写道。

贰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受网络电商冲击,曾经很多城市中盛极一时的人文书店相继阵亡,万象书坊、风入松书店、光合作用等。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些书店曾经承载着整个时代及城市的记忆。

这一年,晓风书屋满15周岁,刚长成有着10多家分店的杭州文化地标性特点书店。实体书店,向左,还是向右?

这一年,晓风书屋听说了一个老故事。关于书屋一位王姓老读者的,他是书屋的常客,每周都会来一次,老读者的家屋小,买回去的书只能放在储藏

室,常年两把电风扇对吹以防潮,2009年老读者去世,留下1万多册藏书。家里人给晓风书屋老板朱钰芳打来电话,希望给爸爸的书找一个新家。

一面是读者们爱书如宝,一面是实体书店难以为继。读者心目中的理想书店有怎样的模样?

“来吧,开一家乌托邦书店。”2012年,朱钰芳向所有爱书人发出这个创意,正像人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心中的书店也各有千秋——给你72小时,开一家有着乌托邦色彩的书店。

第一天,爱书人们把世界上最美丽的书店照片贴在墙上,然后把读者精选的最值得推荐的书拿出来卖;第二天,是王姓老读者的藏书专场拍卖;第三天,搭建孩子的世界,里面放满了连环画,饼干等。72小时里,6000多位读者走进了这些总共才两百平方米的乌托邦书店。

在这里,爱书人写下了理想书店模样:有的人希望书店是充满奇幻色彩的纳尼亚王国,有的人则希望书店像电影《普罗米修斯》一样带大家来到外太空,有个孩子则写道:理想的书店应该开在云上,从梯子上走下来……带着这些想象,在2014年西湖书市开张之前,朱钰芳写下又一季乌托邦掌柜召集令。

叁

这是一幅海报。海报是丰子恺画作——《满山红叶女郎樵》,秋风起,落叶飘,女童树下扫,画面干净明亮。

这是朱钰芳挑选的新一季乌托邦掌柜海报。应景了这个季节。

每张海报上,用繁体字印着掌柜们给自己书店取的店名:“墨轩书店,梦想阳光书店,小小书部落,墨韵书屋,新酒集,梅花书屋,万卷书屋,果决书店,来我家看看好吗,有一家书店,珊珊来迟书屋,杨绛包的屋。”

最终,14家乌托邦书店入选,他们可以在晓风书屋进货100本图书作为销售。没有任何宣传,只是书友群里招呼一声。在短短几天里,30多个掌柜毛遂自荐。这里面有诗人,作家,公司职员,大学生,幼儿园小朋友,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他们是书店的老顾客。

其实,入选也没有门槛。只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开一家乌托邦书店?”

有的人说,我想挑选100本我最喜欢的书,它们不一定是新书,不一定是畅销书,但是它们传达我看待生活的目光。当那些走进书店的人发现了它们,心里会惊喜“原来掌柜的也喜欢这本书啊”。这句惊喜的后面,或许会生长出一段新的友情。

有的人说,书店是为异乡人搭建的一个纸上精神栖息地,生活的艰难生存,精神的孤独感,不如就此沉沦在48小时的乌托邦世界里,给身体放个假。

有的人说,书将远方和诗意拉近生活,我很好奇是怎样的人会选择经营远方和诗意呢?

……

肆

10月2日晚,在“乌托邦书店”微信群里十分热闹。

项目负责人小祝忙着连发多张书市现场图片;销售额排名第一的果决书店兴奋得想请所有掌柜们喝茶;排名第三的小小书部落则借势讨要晓风书屋会员卡作为奖励,有了这张会员卡,以后买书就能八折优惠了。

“各种理想!”朱钰芳在群里回复点赞。

你看到的是微信群聊,她看到的却是理想。

朱钰芳觉得自己能理解这种理想。缘于对书的痴迷,她选择了与书为伍的人生,就像刘易斯·布兹比那样,“阅读是一个孤独的、但需要与世界联系的行为,不是所有的爱书人都从事书业,格丽塔、丽兹、我,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是被打动我们的书引进了书店,原本只打算呆一会,但我们却长期留在了那里。”

一生中,有多少惊喜能打动我们,原本只打算呆一会儿,却长期留在了那里呢?或许就是实体书店搭建起的一个个乌托邦世界——这里只展示美好,愿者请进。

每一季,这些乌托邦掌柜们的热情,让朱钰芳笃信经营一家书店是对的。她从骨子里确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和她一样的人,实体书店是一门生意,更是我们的城市之光。“我们还是偏爱书页轻微的沙沙声;还有,你怎么能在电子书里夹上一朵野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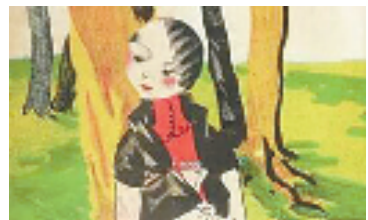
走到对面的小皇宫,即巴黎市美术馆,这座建立于1900世博会期间的建筑,由查尔斯·孟吉诺设计,这位擅长于把自然光引入建筑的设计师,让这座建筑成为明媚的美术馆。闲步欣赏大师们的作品,一些人戴着道具穿梭在游客之间,开始还以为是为行为艺术。在表演者凝视着毕沙罗的《花廊与皇家桥》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在演流动的戏剧,画、人、窗外的现象,脑子里冒出的是“交序时空”的想象。

——Light Vie先生《秋天在巴黎,我们去疯一疯》



存在即合理,这是一条残酷却无法反驳的真理。那些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民间艺术,也许总有一天会变成记忆里的一个点,又或者是博物馆里的一个展位。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也许蔡仕伟的行为也只是稍稍减缓了它们消失的脚步。但至少曾经努力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一天实现了呢?”

——鼯鼠BW《设计守艺人:蔡仕伟》



在《时代漫画》里,叶浅予曾捕捉到一对老夫妻的背影,即离之间,渐行渐远。若干年后,这个状态很像后来与他偕老的夫人王人美,叶浅予在自序中写道:在独居四年之后,由于朋友的推动,我和王人美结婚了。岂知我们之间,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如此不同,竟至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共同语言,貌合神离30年。但想到我们已到垂暮之年,不得不强迫自己克制和容忍,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他最终没有在爱情中找到家园。他的爱情归宿退而求其次,是一种生活归宿。

——念《赶一趟民国八卦大集》



关于那个年代的文字是如何讲述萧红的。这是一个匆匆的年代,每个人被速度裹挟。在急促仓皇的生活中,遥望一下那个时代,这样可能会为我们的心灵带来一些力量。黄金时代的爱情,并不比别的时代浪漫,或许只是愿意承担起这世界的孤独。

——豌豆妹《萧红萧红》



假期是慢下来的时光,三个故事从《我的小村如此多情》中选出。这是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含蓄的爱意表达”,为了让新婚妻子认识他的故乡,爱上他的亲友,伦茨写下了20多个情的小村故事。喜欢书中的这个小村,因为那里似乎有一种非常稳定的力量,一个厚实的缓慢的力量,能填补我们心底缺少的内容。

你问我为何在城中不语,其实我在怀念当初离家时的暮色照大地。

——念《思念暮色照大地》

故纸

天气不好,如何读书

——《幽梦影》中的格调生活

蒋肖斌

《幽梦影》是清人张潮的一部笔记小品集,多为语录体,书名取“幽人之梦,如梦如幻”之意,听名字就知道是一本“无用”之书。若想考科举、中状元、娶公主、当人臣,走上人生巅峰,还是不要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的为好。

我初读《幽梦影》是在高中,身为一个文科生,从一堆史地政课本中遇到此书,十分欢喜。原因很简单,开篇第一句使我如获大救:“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这种高格调的矫情实乃文艺青年之必备,更重要的是,既然经史子集都得对应着春夏秋冬来读,那如果时候不对、天气不好,书就不用读了,岂不快哉!

后来发现,读书挑时候仅仅是张潮格调生活的一个开始。他与普通文艺青年的区别在于,他能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建立起一套文人的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

比如,何时听何声。“春听鸟声,

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

比如,何地看何物。“楼上登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

比如,何日与谁共饮。“上元须酌豪友,端午须酌丽友,七夕须酌韵友,中秋须酌淡友,重九须酌逸友。”

除了这些日常起居的主题,张潮也谈谈人生:“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智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当然,也谈谈美人:“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无间然矣。”

翻到谈美人这一页时,我在张潮原文下发现了一个人的名字,冒辟疆。

人知己,可以不恨”。

回到冒辟疆。当张潮说完什么是美人后,他首先接茬:“合古今灵秀之气,庶几铸此一人。”意思是,这样的美人集合了古今的灵秀之气,差不多也就一个。我想,冒辟疆在说这句话时是很得意的,有一种讨人嫌的秀恩爱。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才子兼公子哥儿,冒的诸多红颜知己中,就有“秦淮八艳”之中的陈圆圆、董小宛两位。

在冒辟疆之后,江含征(这位是张潮忠实的跟脚者,在书中出镜率极高)又接着道:“还要有松栢之操才好。”立刻将美人的档次拉到了“有节操”这一境界。

其实,“有节操”一直是张潮的追求,梅兰竹菊、松柏等意象频频出现。这样的文人,一般不适合朝廷。查阅张潮的履历,不出所料,又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其父辈还曾任刑部郎中(正五品官,相当于局级干部),但他终其一生,最高也仅以岁贡生(总没考上进士)的身份担任过翰林孔目之类未入品的职官。

张潮最有名的著作并非《幽梦影》,而是他所辑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虞初新志》,被认为对后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启动之功。但窃以为,所谓“启动之功”,关键并不在于某一本书,而是两位作者在科举道路上的“殊途同归”——张潮主张文学创新,不满八股文和科举制度,始终考场不利;蒲松龄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全部落榜。既然不能处庙堂之高忧其民,于是,前者家境尚可,就把生活过到了极致;而后者因为困于穷困,则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张潮大概不会想到,他的这番充满了东方文人情调的言论,在两百多年后的西方也有读者。当倡导“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林语堂遇到格调爆表的《幽梦影》,想必颇有遇知音之感。于是,他把这篇文言小品翻译成了英文,介绍到海外。

英文版的《幽梦影》根据内容被分为5个部分:人生、品格、妇女与朋友、宇宙万物、读书与文字。摘录一段,可体会下语言大师在文言和英语之间的无缝切换: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Love is not true love without a



form of madness. A literary artist must have zest in life to enter into nature's spirit.

东方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东方人也自恃着这种高冷的品位。有一个备受文艺青年青睐的故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经问他的学生,怎么翻译“I love you”,学生翻译成“我爱你”。夏目漱石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一句‘今晚月色很好’就足矣。”

我想,大部分西方人听到“今晚月色很好”,第一反应可能真的只是“月色很好”。但据说,当年林语堂引了《幽梦影》中的一句话,就让西方人立刻明白了什么是东方的格调。

张潮说:“花不可以无蝶。”



也要有